

鸡王上天记

——安阳县南崔庄报告文学集



《谁说鸡毛不能上天》^①一文按语

(一九五五年十二月)

毛泽东

这一篇很好，可以说服很多人。这个地方的党组织，在合作化的问题上，从来没有动摇过。它坚决地支持贫苦农民的办社要求，在和富裕中农的竞赛中取得了胜利，由小社变大社，年年增产，不到三年，实现了全村合作化。富裕中农说：“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，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。”鸡毛居然飞上天去了。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。在中国，富农经济很弱（在土地改革时期，征收了他们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，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，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），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，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。在中国的农村中，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，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。在两三年内，看谁增产，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，

还是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？在开头，只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，同单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，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，这就是双方在争夺群众。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，他们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。在合作社的后面站着共产党，他们应当如同安阳县南崔庄的共产党人那样，坚决地支持合作社。但是，可惜，并不是每一个乡村的党支部都是这样的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就造成了混乱。首先是鸡毛能不能上天的舆论问题。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几千年以来，谁人看见过鸡毛能够上天呢？这似乎是一个真理。如果党不给以批评，它就会使许多贫农和下中农感到迷惑。其次，在干部方面，又其次，在物质力量例如贷款方面，如果都得不到党和国家的支持，合作社就会发生很大的困难。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传鸡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古以来的真理，就是因为合作社还没有增产，穷社还没有变成富社，个别的孤立的合作社还没有变成成千成万的合作社。就是因为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，大张旗鼓地宣传合作化的好处。还没有明确地指出“鸡毛不能上天”这个古代的真理，在社会主义时代，它已经不是真理了。穷人要翻身了。

旧制度要灭亡，新制度要出世了。鸡毛确实要上天了。在苏联，已经上天。在中国，正在上天。在全世界，都是要上天的。我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没有能够给贫苦农民以坚决的支持，也不能完全怪它们，上面还没有给机会主义思想以致命的打击，还没有给合作化做出全面的规划，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于这个运动的领导。一九五五年，我们做了这些工作，几个月工夫，形势就完全不同了。站在那里看的广大群众，一批一批地站到合作化这边来了。富裕中农也改变了腔调。有些要求入社，有些准备入社。最顽固的，也不敢议论鸡毛能不能上天问题了。地主和富农，一点神气也没有了。这同人民政府惩治了一批破坏治安和破坏合作化的反革命分子，也是有关系的。总之，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，我国的阶级力量对比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，社会主义大为上升，资本主义大为下降。一九五六年再有一年的努力，过渡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，就可以从基本上奠定了。

注 释

① 这篇文章说的是河南省安阳县的南崔庄村的事情。一九五三年元旦，这个村成立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。这是一个很穷的，包括十八户社员的小社，在生产上和生活上都有很大困难。富裕中农讽刺

说：“一伙穷光蛋还想办社哩，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。”党支部提出：“坚决干到底，非叫鸡毛上天不行！”由于党员和社员“同呼吸，共命运”，困难虽多，大家办社的情绪却很高。村里的富裕中农组织了一个互助组，在生产上暗地和合作社“比赛”。但结果是富裕中农的互助组比输了。这一年合作社获得了显著的增产，社员增加了收入，生活也开始好转。社外的农民说：“穷大社变了样，鸡毛也能绕天飞。”大家都积极要求参加合作社。第二年秋天，全村除了十四户地主、富农和两户被管制分子以外，八十八户贫农和中农全部参加了合作社。

目 录

黎明前后.....	(1)
定让“鸡毛”绕天飞.....	(20)
阳光照征途.....	(47)
幸福沟.....	(69)
公社的泥土分外香.....	(106)
不褪色的擎旗人.....	(133)
红花朵朵.....	(144)
新里程.....	(155)
编后.....	(170)

黎明前后

在一望无垠的豫北平原北部，有座很有名气的小村子。村头那茂密的白杨翠柳间的粉墙上，闪耀着三个鲜红夺目的大字——南崔庄。这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《谁说鸡毛不能上天》一文按语中表彰过的“鸡毛上天”的地方。

南崔庄是个富饶、秀丽的村庄。她，北临汹涌涛涛的漳河，南凭碧流清清的洹水，西眺巍峨的太行山岳，东傍横贯祖国南北的京广铁路。这里耕地成方，沟渠纵横，是个旱涝保收，稳产高产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。

然而，就在这个美丽的村庄，过去，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广大贫下中农，不知流过多少血和泪。那时，村上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：

住在南崔庄，
两眼泪汪汪。
头顶“黄连树”，
脚踩“蒺藜秧”。
秋收一洼水，
春种一地“霜”（注）。
地主吃酒肉，

注：这里每到春天，盐碱泛潮，满地雪白，象下了一层霜。

咱喝苦菜汤。
流尽血和汗，
不如马牛羊……

过去的南崔庄，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。翻开南崔庄过去的历史，那一桩桩、一件件由穷苦农民用血和泪铸成的史实，便又呈现在我们的眼前：

(一)

俗话说：“歉年发大户，穷村有财主。”那时候，盐碱遍野的南崔庄，尽管人穷地贫，地主老财们却很多。占全村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土地，被十三户地主、富农所霸有，而占全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下中农，满共还占不到全村土地的十分之一。生活在最低层的广大贫苦农民，在帝、官、封三座大山的压榨下，历尽了人间的痛苦折磨。

现任党支部书记张广礼，打他爷爷手里接下借地主崔明贵的两石“驴打滚”利的粮租子。从此，这笔“阎王债”就象插在张家老少心头的一条吸血管，吸了一代又一代，一连三代没脱开。广礼他爷和他爹，为了还债，竭尽牛马力，耗干血和汗。这笔债，广礼的爷爷从一九〇九年开始还息，一直还了七八年，两石租仍然原封没有动。老汉久病成疾，临死前把广礼的父亲叫到跟前说：“孩子啊，爹辛苦了一辈子，没有给你丢下一点家产，倒给你留下一条毒蛇。咱借的那笔

“阎王债”，你这一代一定要还清，千万不要留给下一代了。那两石粮租子，是比毒蛇还毒的东西，咱身上的血，都叫它给吸干了……”就这样，爷爷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了。那时，广礼他爹还不到四十岁。为了还清这笔债，广礼的爹没明没黑地干，累得他大口吐血，又整整还了十八年，还是只能勉强偿还每年的利息，根本无力还本。广礼的爹临死前，又对广礼说：“孩子，爹对不起你，那笔帐你接着还吧！”说完，吐了几口鲜血便去世了。当这笔租债如数传给广礼的时候，全家更是一贫如洗。广礼的两个弟弟都还没到成年，先后全被饿死了。一家相依为命的仅还有年迈的母亲和一个十三岁的妹妹。俗话说：“好汉难养仨崽子。”这样沉重的担子，放在这寡母幼子的肩上，即使把腰累断也难担起来啊。而这时，嗜血成性的崔明贵，却感到是个求之不得的好机会。他对广礼家仅有的二亩薄地，久已垂涎三尺，还是广礼的爷爷、爹爹在世时，他就多次威逼张家拿地顶租债，只是广礼的两代老人一口不答应。如今，他借着寡母幼子好欺负，便又把他的毒爪子伸了出来。

这年春天，正当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崔明贵象只吸血的蚊子一样，死盯着广礼母亲，三天两头找上门，立逼广礼母亲还债。

广礼母亲揭开锅里煮着的野菜汤，说：“东家，你睁眼瞧瞧，孩子们连糠菜都吃不饱，哪还有钱粮还帐啊！”

“嘿，你给我哭穷顶啥用？我又不是放赈的！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这是古辈千年的老规矩，你家难不难，我咋

管得着！”

“还帐也得等个季头哇！”

“等季头？我姓崔的已经等了你家两三辈子啦！实说吧，看在老乡邻的面子上，我只再给你家宽三天，有粮就清帐，没粮就拿你家那二亩‘兔子皮’地来顶债！”

广礼母亲完全看清了地主的豺狼心肠，气得浑身发抖，说：“还帐！还帐！有我睁着眼，你死也甭想讹走俺家那二亩命根子地！”

“好哇！”崔明贵两眼一瞪，狠狠地说，“三天头上瞧！”

拿啥抵偿这笔“阎王债”？广礼母子真是求天，天不应；告地，地不灵，见一个日头就象熬过几十年。两天过去了，她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：闭上眼，横下心，卖掉亲生女儿还债！

女儿听说后，一头扑在娘怀里，哭得死去活来，说：“娘啊，我死也不离咱家哟！”幼小的广礼，气得两眼直冒火，气忿地说：“娘，甭叫妹妹走了，拿我去顶帐吧！”母亲哽咽着，犹如万把钢刀插在心头。她把广礼兄妹搂抱在怀里，泪象断了线的珍珠一样落下来，打湿了胸襟，滴到了儿女的脸上。娘半天才说：“儿啊，妮啊，儿女都是娘的连心的肉，那个我也难舍呀！”她强压着心头的苦痛，再三叮嘱一双儿女：“记住啊，是狼心狗肺的崔家财主，逼着娘走这条路呀！”娘儿仨，泪往胸前流，仇恨种心头。广礼母亲狠着心卖掉了自己的亲生女儿，终于还清了祖孙三代、历时二十

六年的“阎王债”。在这二十六年中，两石粮租子，他们净向崔家缴纳的租利粮，就达五十二石！

在人吃人的阶级社会里，遭遇悲惨的贫苦农民，何止广礼一家呢！老雇工李苦生，被地主崔三霸逼得家破人亡的惨景，至今人们还记忆犹新。

李苦生一家七口人，住着两间破草房，种有一亩六分碱洼地。一年三百六十天，李苦生至少要有三百天给地主家扛长工、打短工，媳妇和一排溜五个年幼的孩子，一年四季离不开讨饭的棍和篮。这么穷的李苦生，却挨着崔三霸这户富邻居，他家那两间破房子，被崔三霸的宅院四面包围了三面。崔三霸早就想把它吞掉，可是总是遇不着机会。

说起这个崔三霸，南崔庄的贫苦农民没有一个不恨他。崔三霸的大号叫崔绍仪。人们所以叫他“三霸”，是因为他依财仗势，横行乡里，霸田、霸产、霸人妻女。还由于他刻薄雇工，心狠手毒，靠吞噬穷人的血汗，肥得腰粗赛草篓，头大象柳斗，据说可安阳城里都难买顶他能戴上的帽子，所以人们又给他起了另一个绰号，叫“大头阎王”。

崔三霸的毒手终于伸向了李苦生。有年腊月间，他派出他的总管家苟发祥，按照他的授意来到苦生家。这个狗腿子一进门，便假惺惺地对着苦生说：“年关眼看就到啦，俺东家常常念叨你。老邻辈舍的，知道你家的时光不宽余，特意让我来看看，有啥过不去的情说啦！”

李苦生人穷骨子硬。他跟崔三霸家扛活多少年，从来不信财主家会发善心，怜悯穷人。狗腿子进门一张口，他就知道

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，于是便说：“哦，你家大东家几时睁开了眼，瞧见我这个讨饭花子啦？哼，有啥你就直说吧，甭替你东家打错了算盘！”

苦生这三言两语，当下便把这个狗腿子的嘴脸撕破了。神色尴尬的苟发祥，眉眼和鼻子挤缩到一起，霎时摆出了他那狗仗主势的架头来，于是把脸一板说：“苦生老弟，奉劝你放明白点，实话说吧，三老要用你这地方开油房哩，让我问你想要多少钱？嗯，你就趁早……”

没待狗腿子说完，苦生已经气得耐不住了，说：“真是阎王不嫌鬼瘦。恁大的财主连我这两间破棚子也瞧到眼里啦！我也对你明说吧，俺这六七口子人，要饭也得有个竖棍子的地方，这房子就是给我座金山银山也不卖！”

苟发祥象条挨了打的落水狗，拖着尾巴逃回主子家。崔三霸万没想到，一个穷雇工竟敢如此顶撞他，除臭骂了半天苟发祥不会替他办事外，接着便象发了疯似地嚎叫说：“娘的，我瞧你李苦生还能跳出我姓崔的手心去！”

从此，这个“大头阎王”算是斜上了李苦生。他去崔家打短工，崔三霸恶狠狠地把他赶出来。他到地里剜野菜，崔三霸又诬说他踩毁了他家的庄稼。尤其狠毒的是，崔三霸声言他家的羊群被盗了，在苦生家屋后的墙下搜到两根羊蹄骨，把苦生绳捆索绑抓进了伪乡公所，派人威胁苦生媳妇说：“要想见苦生，必须赔偿崔家两石麦子，否则就把苦生送到城里坐大牢，后半辈子别想再出来！”苦生媳妇求亲告友，营救丈夫，还是在本家一个穷叔父的帮助下，卖掉那一

亩六分地，才算把苦生赎了回来。

阶级的压迫，使原来长得象座“黑铁塔”似的李苦生，日渐瘦成了一副骨头架。然而，崔三霸家的种种恶毒手段，丝毫也没压服了这条宁折不弯的硬汉子。苦生不止一次地对孩子们说：“‘大头阎王’家就是把刀给咱放到脖子上，也不能让他动咱房上一根草！”

没有达到霸产目的的崔三霸，贼心不死。这年，他借口世道荒乱，进而施出一条逼命夺产的毒计。他在苦生家那座草房的西边和南边，堆起了两堵大墙，堵死了苦生家通往街里的出路。崔三霸家出进有个大栅门，随时落锁；只在南墙角下留出一个二尺来高的墙洞子，苦生家只能从这里钻进来、爬出去。苦生的媳妇挎着讨饭的篮子过了一次大栅门，被崔三霸放出狼狗咬成了血人；苦生怒不可遏地推倒了“拦路墙”，又被崔三霸家的狗腿子打得遍体鳞伤。倔强的苦生夫妇，冤气填腹，双双病倒。苦生整整九天水米没打牙，直到断气时，他还圆睁着两眼呼喊：“天哪，啥时才有穷人出头的日子啊！”就在苦生去世之后不久，苦生的媳妇和大儿子也在病饿中死去，先后没出一个月，全家被逼死了三口。

苦生的本家叔李同，见侄孙们死得如此凄惨，愤懑填胸。他想起迷信传说中的“三朝官”、“阎王爷”能管理人间善恶，最有权力制服恶人，于是，便含着眼泪给活着的小三、小四两个姪孙改了名，一个改名叫“三朝官”，一个改名叫“四阎王”。后来，象苦生一样，这位历尽人间酸辛的老雇农，也被逼死，剩下的几个小姪孙，也都五零四散了。李苦

生一家，就是这样被豺狼似的地主阶级吃绝了。

残酷的阶级压迫，把广大贫苦农民推到死亡线上去奔走。那时候，南崔庄活象一座人间地狱。

李振太、李勇父子俩，跟地主家扛了整整三年活，工钱一个不给，反倒欠下地主一笔债。实在无路可走了，他父子俩便借了二斗麦子做本钱，指望做点小买卖养活一家人。

从这个时候起，李振太父子每天都要从卖来的钱中取出一枚铜板，擗进一个小口陶罐里。他们把一分一文钱，都象串在肋肢骨上，零碎积攒着准备还债渡荒。日子一长，居然也填满了那个小陶罐。爷俩把这一罐钱看成心头肉，用泥糊住罐口儿，深深地埋在了屋子里的地下。

可是，李振太父子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一小罐子钱，却给他们招来了一场横祸。

一天夜里，李振太一家都已睡下了，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打门声。村街上，狗在狂吠，人在呼叫，指名道姓地要找李振太。

门开了，李振太父子眼看着气势汹汹地闯进来三个人，一个个荷枪挎炮，进门便直朝振太家的屋里走。爷俩早已看清，走在前头的那个麻子脸，塌鼻梁，走路一歪三邪的是称霸一方的“地头蛇”，眼下又在日寇便衣队中挂了名的麻顶子。这些匪徒深夜找上门，使他父子禁不住出了一身冷汗。

“老李头，听说你的小买卖挺发财呀！”麻顶子露出一嘴黄牙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俺弟兄今夜出门有个急差事，找你换几个零花钱！”

“啊！”振太老汉惊得倒吸了一口气，强作镇定说：“俺嘴都难糊住，那里会有钱啊！”

“嘿嘿，你真是有眼不识吕洞宾！”麻顶子奸笑了一声，伸手从衣袋里掏出几张票子，朝他父子脸前晃了晃，

“啪”声摔在了桌子上，说：“我拿票子换钱，亏着你啥哩！”

这个吃人肉不吐骨的恶鬼，真的会用票子换钱么？振太父子想来想去，还是一口咬定说：“不是不换，实在没钱呵。”

暗淡的黑油灯下，麻顶子那满脸麻坑，霎时全都变成了酱紫色。他拍了一下腰里的盒子炮，象凶煞似的两眼直逼着振太父子俩：“你家那个钱罐呢？拿出钱罐，咱们是乡亲，要不然，别怪我麻顶子六亲不认！”说话间，三个匪徒动手就要搜。

“你们这些强盗！”李振太父子再没有料到，他家的钱罐竟被这个“地头蛇”探知了。老汉连忙阻止住另两个匪徒，用铁钎刨出了小陶罐，“哗啦”一声把钱倒在了地上。

“嘿嘿，你早该这样嘛！”麻顶子狞笑着，指挥他的喽罗们把钱收起就要走。李振太伸手忙去拿桌子上的票子，那知麻顶子早已把票子抓了起来，冷笑着说：“你想得美！老子整天走南闯北，你早该送点喝茶钱了！”

“你……你好狠毒啊！”李振太气愤极了，他举起空空的小陶罐，向麻顶子打去，只听“哗啦”一声，摔了个粉碎：

“这个鬼世道，还有穷人过的时光吗！”老汉两眼发直，浑

身发抖，只觉得天也转地也转，身不由己地向后倒下去。从此，振太老汉再也没有站起来。……

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里，官、匪、地富三位一体，横征暴敛，明杀暗害，闹得鸡飞狗跳墙。不要说贫雇农无法生活，就连那些有些土地的中农户，每天也好象在刀子尖上过日子。

南崔庄有户比较殷实的农民叫张岐，家里喂着一头膘满肉肥的大黄牛。有天，他听说城里的国民党匪兵又要下乡抢粮、牵牲口，便连夜用砖把前后街门、牲口棚门垒小。这样他还觉得不踏实，又特别在牲口棚门正中栽了一根粗木桩，出进只能挤过一个人。他觉着万无一失了，才高兴地对着一家人说：“瞧，哪个杂种羔子还能牵走咱的牛？我不信恁大一头牛，谁还能隔着门缝给我抱出去！”天晓得，就在张岐全家安然熟睡的时候，门缝里已经给他塞进一张三寸长、二寸宽的纸条子，上面写着，限他五日内，自带一百块钢洋，送到乱坟岗旁边的炮楼下，否则全家被剿。张岐一见这条子，忙把老伴和家里人叫到一起来，商量说：“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，今个我就牵上咱那老牛躲出去！……”老汉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儿媳妇便哽咽着说：“爹，不中啊！跑了和尚跑不了寺，你就没想想你那俩孩子是咋死的？”一句话说得老汉“噗通”一声瘫倒在地上，半天没有喘上一口气。原来，这张老汉跟前曾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因拒收一个地痞的假票子，被绑架杀害在路上；二儿子站在村口看庄稼，又被一群匪兵打枪练准头，当了“人靶子”。想到惨死的两个儿子，

老汉痛切地说：“要死咱全家死到一块吧！”他横着心把栽在牲口棚门前的桩子拔掉，自己把牛牵出来卖掉，又东拼西凑借了些钱，兑够了一百块银元，扔给了从中调解的伪保长崔金善。老汉的钱一出手，仰脸大呼一声：“天哪，我可怎么活下去呀！”说着，一连吐了几口血，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。……

（二）

那里有压迫，那里就有反抗。南崔庄的贫苦农民，虽然被反动阶级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但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和斗争。

饱受地主高利盘剥之苦的贫农张广礼、张怀德，在向地主崔明贵交租的时候，当面砸断了崔明贵祖传一百多年的“阎王秤”，为广大贫雇农伸张了义愤；被地主崔三霸逼得背井离乡的老雇工李明道，乘夜回村，在这个阎王地主的仓房里放了一把火。仇恨的怒火，把他从劳动人民手里夺去的钱粮财物烧成了灰烬，使穷人大快人心。

有的为了糊口，雇给地主家做长工或短工，他们在干活中，也从来没放弃过斗争。有的把地主家的主要生产工具搞坏，使其亏工折本花大钱；有的在锄地时，利用“要想快，门坎迈”、“草上飞”的锄地办法，前头锄，后头荒，使地主们不得不雇工锄了一遍又一遍。尤其使南崔庄的财主们心惊肉跳的，是那次长工、短工和佃户联合起来闹罢雇的事。